

Comparative Study of Lusheng Culture in Different Dialect Regions of Qiannan Miao Ethnic Group

Tongjun Yang¹ Qiao Yang²

1. Music and Dance College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Guizhou, 558000, China

2. Danzhai County Cultural Relics Development Center, Danzhai, Guizhou, 557500, China

Abstract

The lusheng is a characteristic bamboo reed instrument loved by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the Miao, Dong, Shui, and Yao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olorful lusheng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Miao culture and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annan, there are multiple branches of lusheng culture from different dialect regions, which is a microcosm of lusheng cultu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limate, the types of raw materials used for lusheng production vary in different regions, resulting in differences in the appearanc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sound, dance form, and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of lusheng from different dialect regions. The Miao lusheng culture is rich in connotations, involving disciplines such as music, dance, folk customs, and language. The lusheng language contains rich folk literary value, as well as common social functions and empowering valu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ulticulturalism continues to rise, and folk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increasing. The lusheng cul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its inheritance mode has evolved from traditional branch and family inheri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mode dominated by social groups and campus clubs.

Keywords

different dialect regions; Lusheng; Qiannan Miao ethnic group; cultural difference; Common value; Inheritance method

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文化比较研究

杨通俊¹ 杨桥²

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中国·贵州·都匀 558000

2. 丹寨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 中国·贵州·丹寨 557500

摘要

芦笙是西南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喜爱的编竹簧管特色乐器, 多彩的芦笙文化成为苗族文化的重要标识, 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在黔南境内汇集着不同方言区多个支系的芦笙文化, 是芦笙文化的缩影, 受环境气候影响, 各地生长芦笙制作的原料种类不一, 则出现不同方言区的芦笙外观形制、音列架构、声响、舞蹈形态、语音语调差异, 苗族芦笙文化内涵丰富, 涉及音乐、舞蹈、民俗、语言等学科领域, 芦笙乐语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学价值, 同时也存在着共性的社会功能及赋能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 多元文化不断兴起, 各民族的民间交往日益增多, 不同区域芦笙文化相互交融, 在传承机制不断优化背景下其传承模式产生了演变, 从传统的支系、家族式传承演化到社会群体、校园社团为主体的传承模式。

关键词

不同方言区; 芦笙; 黔南苗族; 文化差异; 共性价值; 传承方式

1 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的分布

苗族是黔南境内世居少数民族之一, 总人数为 618338 万人(2022 年底黔南州公安数据), 人口总数仅次于布依族。苗语根据语音、语调、区域等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

大方言区, 分别对应着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川滇黔方言。东部方言主要散居于荔波县佳荣大土苗寨; 中部方言区(黔东方言)、主要集居于都柳江、清水江上游河畔及荔波水围等苗寨。西部方言区(川滇黔方言)分布于黔南境内的十二县市。当今仍沿用母语交流的有中部方言的北部土语、川滇黔次方言、洛北河次方言、贵阳次方言、惠水次方言、麻山次方言、平塘次方言等。不同方言区芦笙有着迥异的文化特征, 长期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并茂, 在当时“八番”是指布依族居住区域也夹杂有苗族芦笙文化。^[1] 还有记载据道光《贵阳府志》云: “东晋时, 命谢氏世为牂牁太守, 及侯景乱梁, 牂牁与中国不通, 而谢氏保境如故。至唐时, 牂牁

【基金项目】2023 年度黔南州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黔南苗族芦笙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研究》(项目编号: Qnsk-2023-040)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通俊(1972-), 男, 苗族, 中国贵州丹寨人,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

又分裂，于是有东谢西谢之称，其后遂以名其部族曰东苗西苗……”龙里西南，今有东苗，居贵定、贵阳、都匀之间”。由上述史料来看，惠水次方言的土语支系苗族自唐宋时期便在该区域存在使用并直至今日。^[2]

2 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文化差异

2.1 芦笙音列架构差异

在不同方言区众多苗族支系及亚支系中，由所居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的异同，沿袭下来的芦笙外观形制、音列排位、声响、舞蹈形态、语音语调等有着明晰的差异。中部方言主要流传的芦笙类型主要有“芒筒芦笙”“四滴水芦笙”“对芦笙”（通称姊妹芦笙），其音列架构有明显的差异。

2.1.1 芒筒芦笙音列架构

芒筒芦笙合奏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表演形式，由高音、中音和低音三支不同音域的芦笙一同演奏旋律，同时当乐句中主音（根音）长音时，芒筒便加入以增强音乐的氛围。芒筒芦笙合奏特点在于曲调深沉、庄严以及鲜明的祭祀乐舞。

芒筒芦笙乐舞^[3]苗语称为“给懂”，通常由16演奏者组成，其中3支芦笙和13个芒筒。3支芦笙分别为高、中、低芦笙，它们之间依次相距一个八度，在演奏中角色各有不同：高音芦笙作为领奏角色，以其明亮而清脆的音色为即将演奏的乐曲定下基调；中音芦笙通过饱满而圆润的音色将旋律丰富起来；低音芦笙则以低沉而浑厚的音色为整个合奏提供了稳定性。13个芒筒中各自分工为：1支高音小芒筒（俗称提酸筒），负责带音；2支中音芒筒（俗称孪生筒），负责延音；2支实音芒筒（因底部漏空俗称通底筒），其音高和孪生筒相同，负责声音穿透；5支响筒音芒筒（俗称喻筒），它们作为芒筒的主要音源，负责增强和丰富整体的声效；3支倍低音区芒筒（俗称大芒筒），其在合奏中负责增添浑厚而激越的音色。作为承载着苗族丰富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芒筒芦笙合奏目前在中部方言区包括都匀市普安镇阳基村、甲揽重阳村、羊吾大寨、甲揽大寨、巫昔、湾寨、蹦寨、牛寨、鱼湫寨和巫塘等地村寨仍广泛流传着。图一 芒筒芦笙音列：



2.1.2 四滴水芦笙的音列架构

四滴水芦笙作为一种特色乐器，因其主音共鸣筒采用箨壳叶包裹形似四滴水珠而获得此名，它通常是由4支高音、中音、低音及倍低音芦笙构成。根据律学原理及芦笙乐舞文化特征，高音芦笙音色清亮、形制短小，领奏中负责把控乐曲内容、节奏、速度、起到引领整队吹奏人员的作用。中音芦笙的音区比高音芦笙低一个八度，外观显得稍长，音色圆润、饱满，衔接与低音芦笙音色的连贯作用，倍低音芦笙

音色低沉浑厚，具有稳定性作用。目前在包括都柳江沿岸的苗族聚居地，包括高硐、平冲、野记、梁家沟、排月、羊送、望杰、高屯等村寨；荔波县佳荣镇的多个苗族村落，如大土苗寨、小傲寨、何应寨；甲料村的更折寨、甲高寨，水维村的李家寨、郭家寨，还有拉易村的徐家寨；这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部地区四滴水芦笙广泛流传。图二 四滴水芦笙音列：



2.1.3 对芦笙（姊妹芦笙）音列架构

对芦笙（姊妹芦笙）在表演场景中是由两支音高相同的芦笙齐奏的形式组成，主要流传于清水江上游河畔的北部土语区苗寨，近代以来，都柳江流域与清水江流域民间的送往迎来及人文交往与日俱增，都柳江流域的芦笙文化渐渐深入清水江流域苗族村寨。对芦笙音级结构如图三。



图3

2.1.4 川滇黔方言区直管芦笙

从外观形制来划分，芦笙可分为直管芦笙和弧形芦笙两种，并且它们的音级结构有明显的差异。

①直管芦笙。

直管芦笙流传西部方言区各支系中较为广泛（苗语称之：梗），发音与中部方言区对芦笙的发音“给”相似。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支系存在着语言不通、服饰各异等特征，但芦笙的文化内涵、音列排位是相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民间交往日益增多，直管芦笙的外观制作上加了一下装饰物件，但未改变芦笙的内涵元素。此音列类型芦笙分布于贵定谷撒、惠水大坝、摆金、龙里果里，长顺四寨，平塘咕噜、福泉王卡、路平、罗甸逢亨、纳平、瓮安玉山等西部方言苗族集聚区的不同支系，演奏时通常以双人齐奏的形式。直管芦笙音级结构如图四。



图四 川滇黔方言区直管芦笙

②川滇黔方言区弧形芦笙。

弧形（弯管）芦笙主要流传于惠水长田罗马支系与毗邻的贵安新区裹乐村大花苗属同一支系，妇女聪慧勤劳，善于纳花刺绣而闻名，芦笙文化是该苗族支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该支系芦笙形制呈弯弧型，国内主要集聚于黔中地区，云南文山与越南老街沙巴苗族芦笙形制，音级排列相同，属于同类芦笙。^[4]演奏姿态是站立而奏，舞动时稍稍摆动，动作幅度较小。弧形芦笙音级排列结构如图五。



图五 川滇黔方言区弧形芦笙

2.2 声响差异

2.2.1 中部芦笙的声响

中部芦笙在3、5、2出音管上均装有与出音管音高相同的共鸣筒，使其音响效果起到扩大作用，使得声音高亢明亮，演奏通常以多人齐奏形式，由高、中、低、倍低四个八度交织而至，使整个音乐饱满、悠扬委婉、旋律清晰流畅、每首套曲都蕴含着指定的语意性；再与芒筒合奏时声音深沉浑厚，顿挫有韵，强弱交迭，节奏舒缓，芦笙与芒筒合奏时气宇轩昂

2.2.2 西部芦笙的声响

西部芦笙声音仍然沿用切实的发音，在出音管上没有装共鸣筒作扩音处理，音量显得较为细弱，古代称此类芦笙声音为“蚊蚋声”的记载。演奏通常以单人或两人的形式展现，乐曲具有指定性，叙事曲和引路曲单人吹奏，节奏自由，语义明见，演奏舞曲则需两人以上合奏，节奏较为规整，同时也具有语意性。

2.3 舞蹈形态差异

乐舞并见是芦笙赋有的文化特征，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朝《礼记》：“夏箛序兴”并注：“《夏箛》禹《大夏》之曲，箛吹之。”是为了歌颂禹治水成功而吹箛而舞，人们跟着箛的旋律、节奏翩翩起舞。^[5]“箛”字通“龠”即“龠舞”，即以龠伴奏之舞，而这种舞是为祭祀服务的，《周易》就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的记载。这又证明了原始舞蹈《舞乐》的祭祀性质。^[6]芦笙乐舞的祭祀功能沿袭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芦笙其社会功能也在不断衍变，在灵场、跳月，芦笙会、庆典等公众活动都离不开芦笙。同时具凝聚号召之作用。

2.3.1 中部芦笙的舞蹈形态

男生吹奏芦笙领舞于前，女生跟舞其后，其舞步为四部舞，所有的舞步随着乐曲逆时针缓步而舞，舞步十分整齐，以跺地响声整齐，声响洪亮为美，舞步随着旋律有节而舞，规范性很强，局外人也很容易的加入舞蹈的队伍中来，这种特点使得这种舞蹈具有很强的大众参与性，有千年跳一“舞”之称的就是芦笙舞。总结为“扭腰、颤膝、跺脚”等特征。所有演奏者都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的，这体现出了苗族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承底蕴。

2.3.2 西部芦笙的舞蹈形态

西部方言有多个次方言组成，他们的芦笙乐舞文化风格迥异，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炫技性芦笙舞。舞步灵巧多变，行云流水，那富有韧性的晃芦笙及屈膝劲象弓那样敦实沉稳的跳、转、蹉、踢始终呈现出一种质朴、勇健的风貌和一种统一和谐的流动美，故而默契统一、和谐一致为此舞的独具风格。二是群体性芦笙舞。参与者顺时针舞动，男生吹奏芦笙领舞于前，女性舞者跟随其后，随着芦笙乐节奏、动作与舞步的幅度也有大有小，刚柔有度，其中腿部的变化多姿及双膝微屈和小腿划弧、左右踢腿的动律特点，舞曲均以4/4拍的节律出现，显得醇厚有力、朴实大方，乐曲乐句反复吹

奏，却与舞蹈丝丝入扣，听视觉的和谐统一。

2.4 语音语调差异

2.4.1 惠水次方言芦笙语调

所谓“芦笙词”是苗族民间芦笙谱中由有音高的拟声词与具有实意的词句组合而成的与‘唱名’（音乐中的基本音级）错杂相间的长短歌词之总称，是赋予芦笙音乐“语义性”的重要载体。由于居住环境、交通等因素制约，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当下交往仍沿用母语交流，而苗族的芦笙音乐中，存在一种独特的音乐语言，即芦笙“语”。从本质而言，芦笙“语”利用芦笙模仿苗族语言的发音，以形成一种音乐话语，这在学术界中被称为芦笙词。同时对于传统音乐特定形态形成而言，声韵、语调、语气、语法、语言自然节律以及表现形式和方式都会产生影响。^[7]而芦笙词特征在于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且演奏中以叙事性为主，其内容涉及苗族的多个文化领域，包括历史、婚恋、祭祀、灵场、农耕、节日以及民间文学等众多方面。从研究来看，随着芦笙乐音长期在苗族的日常生活中使用，成为了一种传递信息和教化的工具。在川滇黔方言中，辅音、元音以及声调分别为 56 个、27 个、8 个，而在这 8 个声调各自对应调值是 55、44、33、11、43、31、24、13。红毡苗苗语共六 6 个声调，分别为第 1 调 24、第 2 调 55、第 3 调 13、第 4 调 31、第 5 调 43、第 6 调 22。与原来苗语八个声调相比，只是将其中的第 7 调合并于第 5 调之中，将第 8 调合并于第 2 调之中。也就是说，苗族芦笙词与芦笙曲调的联系关键在于苗语发音

的声调调值与芦笙曲调的音级具有固定规律，苗语的六个调值相对应于芦笙的六根音管的固定音高，见表 1。

2.4.2 中部方言区芦笙语调

中部苗族方言标准音有八个声调，有的地方土语只有六个声调。地方土语区主要将标准音第 4 调和第 7 调归为一个调、第 5 调和第 8 调归为一个调，形成中平调（调值 33）、高平调（调值 55）、中升调（调值 35）、高升调（调值 44）、低升调（调值 13）和高降调（调值 53）。^[8]地方土语区与中部方言区的语音声调与芦笙音乐声调的对应关系，见表 2。

从以上语调对比图标可看出，苗族芦笙词就是利用芦笙管簧片所发音律与苗语调值有谐音关系的特征，用芦笙曲调来表达语意。语义的体现也仅限于事先共同约定的语境，当脱离共同约定的语境时，表达内容所体现的也就仅仅是芦笙的音而已。

3 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共性价值

芦笙舞的出现，最初是简单的“神舞”，是舞者模仿自然界的一些图腾物的表象而创造出来的舞蹈。芦笙的文化功能主要以祈神娱乐为主导，反映了远古时期神祇文化心态。^[9]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共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功能及赋能价值两个方面。

3.1 使用地域及其社会功能

黔南社会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使用场域，主要见表 3。

表 1 惠水次方言声调调值与芦笙音级音高对应规律

调类	1	2-8	3	4	5-7	6
调值	13	22	24	31	43	55
声调调号	f	x	k	h	t	d
音级	6	1	2	3	5	6

表 2 中部方言声调调值与芦笙音级音高对应规律

调类	1	2	3	4-7	5-8	6
调值	33	55	35	44	13	53
声调符号	b	x	d	l	t	s
音级	2	3	5	6	i	2̣

表 3

方言区	次方言	流传地区	芦笙类别	使用场域
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区）	北部土语	都柳江	芒筒芦笙	灵场
		都柳江	四滴水芦笙	吃新、庆典
		清水江	对芦笙	跳月
川滇黔方言（西部方言区）	洛北河次方言	贵定	直管芦笙	跳月 祭祀 灵场
	贵阳次方言北部土语	龙里	直管芦笙	跳洞 祭祀 灵场
	贵阳次方言南部土语	惠水	弯管芦笙	跳场、祭祀
	贵阳次方言西南部土语	长顺	直管芦笙	跳场、祭祀
	麻山次方言中部土语	罗甸	直管	灵场

3.1.1 使用地域

一是“吃新”。吃新节的苗语为 *Nongx gad hvi*，为“吃新米饭”之意。流传于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柳江上游和都匀市清水江上游操中部方言北部土语苗族祭祀活动，在当米苞饱满稻谷渐黄时的农历七月份第一个“龙”场天、或农历八月份的第一个“蛇”场天举行。初始以祭祖、祭“米魂”为主线，现今已演化成为喜庆丰收的活动。二是“跳月”。“跳月”是苗族男女青年情谊交往沟通的活动空间，西部方言区多在正月举行，中部方言区则在农历六月及十月初五以上兔天举行，夜晚月亮当空，芦笙场上男青年吹奏芦笙，女青年身着盛装，集会随乐而舞，以娱乐性舞乐为主，是青年男女示意爱意的重要活动。三是“跳洞”。“跳洞”即当地所说的跳芦笙，是红毡苗支系固有的传统习俗，该仪式属于一种祭祀性的年节祭会，具有浓郁的原始文化色彩和原始宗教仪式，红毡苗支系的跳洞仪式是先由庄严的祭祀性转移至活跃的娱乐性延伸，体现红毡苗支系芦笙社会功能具有多重属性，仪式中先吹奏芦笙的叙事曲结束后才能吹奏娱乐为主线的乐曲。^[10]四是“跳场”。“跳场”是西部方言区苗族在正月间举行的一种祭祀和娱乐活动，流传于长顺广顺四寨青苗、惠水长田罗马、贵定沿山等苗族聚居地，是该支系苗族首领养罗开场找寻恩人，纪念英雄的传说故事，被后人传袭下来的祭奠祖先、告慰英魂的重要仪式活动，该场域唤起了支系先祖开场的历史记忆，给人们示意为人人赋有感恩之义，祝愿人们生活向往美的憧憬。青苗支系在多个仪式场域都涉及芦笙，芦笙吹奏不受时间所限，传统祭祀中在给家族修缮祖坟、祭坟仪式时也可吹奏芦笙，由一人或两人吹奏，后跟手持针线的刺绣妇女，围绕祖坟三圈，（两圈逆时针，一圈顺时针），反映青苗支系家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憧憬，芦笙乐曲蕴意着子孙平安无事，给后代添金添财，家族兴旺发达，免灾无难，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之意等。^①五是“灵场”。“灵场”是指葬礼仪式过程中所定场域。各苗族支系在习俗仪式程中具有同中有异的记忆区别，中部方言区流传的芒筒芦笙在灵场过程中是不可缺失指定行乐器，芦笙文化贯穿整个葬礼仪式，罗马支系（也称大花苗支系）在丧葬仪式也使用其支系的弯管芦笙，吹奏是只能用丧葬仪式的哀调之曲，在灵堂不吹，深夜发引时需要吹奏芦笙引路，此仪式场域除祭师之外还需要两位男生参与，一名男生吹奏芦笙于前，另一名男扮女装跟随吹芦笙者后绕棺，安葬好方能吹奏，绕坟三转，后来有些改变为安葬好逆时针左边绕一圈，顺时针绕一圈，随着社会发展，罗马支系即大花苗在现在丧葬仪式中都不怎么吹奏芦笙了。^②

3.1.2 社会功能

一是体现支系和家族景象。仪式活动由本支系或家族

较有威望的寨老主持，称之为“洞主”或“场主”负责维持活动事宜，念颂祭词等工作，不同支系有着不同的仪式流程，红毡苗支系用芦笙乐以吹奏叙事曲后，其他才能芦笙齐奏，舞动方向有着不同的寓意：逆时针方向是针对“活人”的舞蹈，而顺时针方向是针对“死人”的舞蹈，芦笙在这仪式里具有法器的性质；其他苗族支系芦笙不需吹奏叙事曲，跳花、跳月，是逆时针方向舞动。“跳洞”“跳场”“跳月”等仪式属于一种祭祀性的年节祭会，具有浓郁的原始文化色彩和原始宗教活动。活动规模大小也向外展示本支系和家族的繁荣景象，独特的历史渊源，塑造了苗族族群记忆的基础，培育民族深层心理和性格，重新唤醒平日已淡化或忘却的族群记忆和认可意识，从而增强族群凝聚力，强化文化认同。二是架构青年交友的桥梁，参加跳芦笙群体为未婚青年男女，吹芦笙者为男性青年，两人以上至多人一同齐奏，芦笙乐曲主要体系诉说相互示意之乐，以交友活动为主体意义，禁忌吹奏挑衅乐曲。男生吹奏芦笙于前，女生身着盛装结伴牵手围圈而舞。区分未婚女性与已婚女性主要是以头饰来鉴别，未婚女性头发中间留长发，头边上留短发，以便于抱头帕，有的支系未婚女性头饰戴有花瓚等特征以便区分已婚与未婚的直观特征。传统花场禁止已婚女性以舞者身份参与此活动的，这也显示出活动的有青年男女娱乐和交友之功能。三是维系至爱亲朋感情纽带，苗族属典型的农耕文化型民族，常年忙于五谷耕作，再加上农家琐事，只有到了正月期间相对闲暇才能参加活动，同时邻寨老人借此仪式期间走访亲戚，慰问老辈，表兄弟姊妹交流情感，是加深彼此的了解最佳时段。通过该仪式活动的交往交流，情系不同各支系的互动，是维系各支系情感的纽带，起到民族联谊功能，从而增强地方各民族凝心铸魂之功能。

3.2 赋能价值

赋能价值是指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独特地域文化具有赋能民间音乐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3.2.1 丰富了地方民间音乐的体裁和形式

苗族人们能歌善舞，在文化变迁中，芦笙文化是苗族人民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通过芦笙舞乐来展示自己内心的美与丑。它体现了苗族传统民间音乐朴素自然观的追求，并以生活、自然之物作为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形式多姿多彩的芦笙乐舞文化。随着人们对艺术认知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苗族民间音乐的群体性也随着改变，芦笙乐舞多为集体歌舞。在重大的风俗节日中，老老少少都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表达了苗族人民乐观的生活态度。芦笙是苗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文化标志代表。苗族人民拥有厚重的芦笙文化，由于吹奏时使用芦笙数量不同和音列排列各异，芦笙的音高类型也各不相同，都是传统的五音调式，形式各异。芦笙的和声、旋律、节奏等方面随着地域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也体现了苗族民间音乐的多样性。芦笙在苗族的各种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活动中吹奏。芦笙音乐包括有叙事、仪式、歌

① 刘绍祥：长顺县广顺镇四寨村应青二组。

② 王玉兴：贵安新区党武镇果落村弯管芦笙制作师。

颂和劳作等多种类型。多样的表演形式丰富了人民的艺术空间,为民族民间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3.2.2 丰富了学校民族音乐教育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丰富多彩,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和发展,以弘扬优秀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为目的。利用地方厚重民间音乐文化优势,研发校本文化,以芦笙文化为校本开发的切入点,展现苗族芦笙乐舞文化的特征。表演形式。带动学生参与实践,让学生对地方苗族音乐形态提高认识,从而在音乐教育过程中不断丰富校园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2.3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芦笙文化沿袭至今,承载着优秀的历史文化,涉及苗族伦理观念,民俗民风,苗族众多的庆典、芦笙会等多种场域都和芦笙文化分不开,同时起到了丰富人民生活,提高了人们审美的能力,陶冶人们情操,构建和谐美好的人文环境。

4 黔南苗族不同方言区芦笙的传承模式

4.1 支系、族群为主体的传承模式

结合实践来看,芦笙吹奏技巧学习最好的机会是学徒在家族或宗族的仪式活动上,此时通过现场观看及模仿芦笙师傅现场如何吹奏,并且在该过程中一旦遇到不懂之处便可立即请教。同时芦笙词的教授则是通过师傅现场唱词的方式,学徒在一旁跟唱。之后学徒在掌握唱词后,便开始对照芦笙的音管进行吹奏练习。待学徒吹奏越来越熟练后,师傅会继续教授其他更具有难度的技巧。芦笙师傅在闲暇时主动传授唱词,口传心授,让学徒领悟各种仪式套曲,通过熟记套曲,掌握不同场域不同时候所用芦笙曲,传授的每首曲调都有相应的唱词与之暗合(也就是芦笙词),每类芦笙组曲都有它的语义内涵,不同的曲调反映不同的内容,不同场景吹奏不同的套曲,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11]

4.2 校园学生为主体的传承模式

学校作为传播文明与传授知识文化的关键场所,承担着培养和传播知识文化的重要使命。黔南地区的中小学校始终基于上级部门指导下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文明校园环境,通过对民族文化,尤其是苗族芦笙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推广,突出传统文化在美育中的价值以及让该文化深深植根到校园之中。近些年来,在校本课程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背景下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并逐步形成文化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形态。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5年12月发出了关于转发省教育厅《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打造民族文化教育,实施“双百工程”建设项目。对芦笙文化在校本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2]

新场小学坐落在都匀市匀东镇新场村格多苗族寨,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芦笙音乐舞蹈。在学习苗族芦笙文化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继承和弘扬当地的苗族芦笙文化。目前该校已拥有较为完善的芦笙文化传承课程目标体系,这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特别是

苗族音乐的学习兴趣。

摆省民族初级中学位于龙里县南部,坐落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原摆省乡政府所在地,1999年9月建校以来学校一直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2006年学校正式启动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2007年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研活动研究组,把民族民间文化教学纳入地方课程计划。2019年代表红毡方正参加中央电视台“音乐课堂”龙里县表演现场录制,和谐校园的重要特征表现在校园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促进和谐校园的形成过程当中,民族文化进校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民间文化的教育,不仅能够带动地方旅游开发,而且能整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传承和弘扬的道路,最终促使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惠水罗马苗族支系与毗邻贵安新区裹了村属于大花苗支系,相对其他苗族支系而言,人口相对较少,芦笙形制呈弯管弧形。苗族是一个拥有久远深厚历史的民族,各支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记忆,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仍保留着本支系的文化标识。在大花苗支系集聚区的湖潮小学自从2019年12月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暨苗族芦笙班启动仪式以来本着重视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学校着力打造“环境育人,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美育办学特色。加强地方校园多元文化交融,提高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丰富民族文化感染力,提升学校师生对民族文化内涵认知。

参考文献

- [1] 杨庭硕.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37.
- [2] 吴正彪.略论黔南苗族支系的迁徙来源及分布[M].贵州文史丛刊,1995(04):30-35.
- [3] 杨通俊.丹寨苗族芒筒芦笙表演形态变迁——以丹寨苗族芒筒芦笙为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02):119-124.
- [4] 高 熾.中越苗族芦笙比较研究——以中国云南文山与越南老街沙巴为例[J].艺术探索,2014(03):50-54.
- [5] 赵 亮.中国管乐器初探[D].厦门:厦门大学,2002.
- [6] 申小龙.中国原始文化的结构化呈现——古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J].汉字文化,1994(02):9.
- [7] 刘正维.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
- [8] 刘海章.方言腔调辩证[J].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6(02):41-47.
- [9] 吴容臻,吴署光.苗族通史(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63.
- [10] 杨通俊.黔南红毡苗支系芦笙仪式与文化记忆[J].艺术评鉴,2023(02):5-8.
- [11] 刘勇兵.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传承模式初探——以排牙村为例[J].商业故事,2015:69-70.
- [12] 熊露露.凯里市三棵树中学苗族芦笙文化传承[J].戏剧之家,2021(16):120-121.